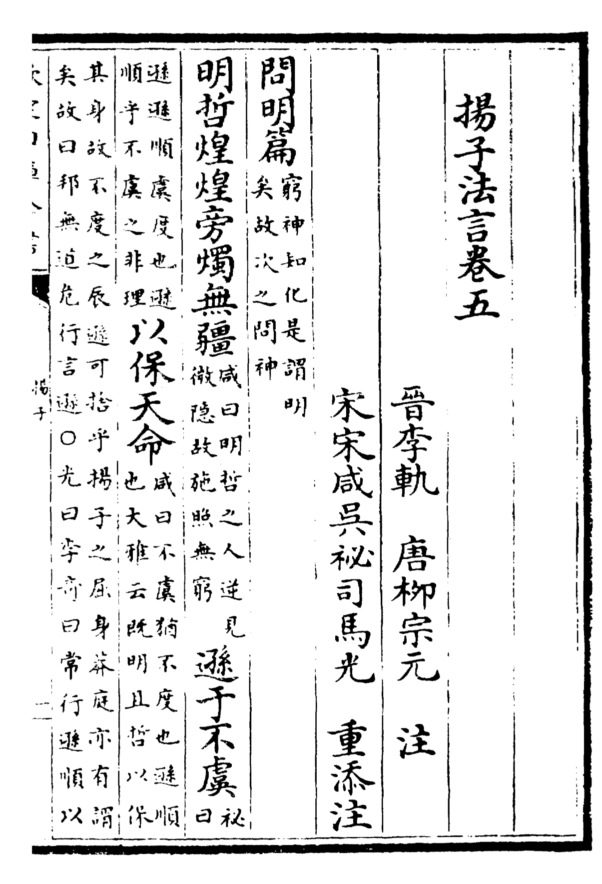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揚子法言卷五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問明篇

窮神知化是謂明矣故次之問神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咸曰明哲之人逆見微隱故施照無窮遜于不虞祕曰遜遜順虞度也遜順乎不虞之非理以保天命咸曰不虞猶不度也遜順也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故不度之辰遜可指乎揚子之屈身莽庭亦有謂矣故曰邦無道危行言遜○光曰李奇曰常行遜順以

備不虞光謂雖有明智旁照無極不能思不虞之患而預防之使墜失上天福祿之命猶未足以為明也譔

問明秘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而遠憂患之虞○光曰論聖賢之明哲

或問明曰微咸曰夫微研幾極深規於未兆者也○秘曰見之於著何足為明或曰微何如其明也咸曰未諭微義疑不為明○光曰嫌其明小曰微而見之明其詩乎秘曰微已察之明豈亂哉詩亂也○光曰詩布內反聰明其至矣乎在於至妙之人○咸曰言窮微乃聰明至極之美也○秘曰堯曰聰明大思舜曰聞之聰明○光曰聰者聞言察其是非明者見事知其可否人君得之為堯為舜匹夫得之窮神知命才之至美莫尚於此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咸曰言不聰不明雖有耳目與無同也○光曰愚者顛倒是非反易忠邪雖有耳目何異聾瞽敢

問大聰明咸曰既知微義復問大者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觀德義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聽芻蕘之言負薪之說○咸曰眩眩猶杳而遠也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夫天聰之卑而及于民則耳可謂下矣故明王之所以不棄市井商賈之言者此也闇主則不然○光曰音義曰眩胡涓切眩眩上遠貌光謂物之視聽局於形聲天則聽於無聲視於無形發於心者天必知之故無若天之聰明也目高所以見遠耳下所以聽卑

或曰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巧歷所不能算每知之是謂師乎祕曰小事甚多每人知之豈皆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

也祕曰賢者志其大者大知聖人之教○光曰知天地人之大道小知之師亦賤矣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故不貴也○光曰相雞狗奕棊蹹踘雖妙何足師乎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光曰過古禾切或曰亦有疾乎光曰問揚子亦有所惡乎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華者美麗之賦實者法言太玄○咸曰門與華謂法言室與實謂太玄言孟子七篇與法言為教一也但無太玄爾註以華為賦實亦為法言恐非其意○祕曰孟子與子雲俱遊於聖人之門而不與同入室孟子不言易而子雲准易是以謂之夫易者禮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曰摭我華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實孟之時力言仁義時君猶謂迂闊何暇言易乎今揚譏之示人之宗本耳○光曰摭音隻拾也皆謂小知浮淺之人不能窮微探本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

諸病矣夫祕曰仲尼彌年行教蓋天勞之其病夫○光曰彌終也言仲尼終身栖栖汲汲未嘗無事蓋天勞苦之亦困病矣莊列之論如此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咸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法夫天者也如是則天亦勞何病之有○光曰天日行一周踰一度未嘗休息何病乎天樂天咸曰所以運行無窮聖樂聖咸曰所以歷聘不暇○祕曰天聖非所病則自然樂其道矣○光曰言天聖各得其道行之自樂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凡鳥獸之不可得而鳳麟亦猶凡夫不可强通聖人之道○祕曰疑夫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光曰言鳥獸不可為鳳麟猶庸人不可為聖曰羣鳥之於鳳也羣獸之於麟也形性祕曰形殊性別豈羣人之於聖乎鳥獸大小形性

各異人之於聖腑藏並同○祕曰肖天地之貌懷五常之性豈有異乎所不同者惟道耳○光曰聖人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跂及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盡去諸

祕曰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行何不去之○光曰去卽莒切言俗儒雖讀聖人之書而所行無以異於庸人盡去此俗儒乎

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闕焉去之阬也

咸曰言讀之尚有闕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無所行復無所聞矣阬猶陷也言聖人之道陷矣○光曰字本阬作抗五官切今從宋吳本言俗儒雖不能行聖人之道猶得聞其道而傳諸人愈於亡也若惡其無實而遂去之則與秦之阬儒何異哉

阬秦者非斯乎投諸火

斯李斯○咸曰陷聖人之道於秦者李斯也非惟陷之復投於火以滅之也此猶仲尼不去其

羊以存告朔之禮○秘曰阮秦使不有王道者非李斯乎以書籍投諸火○光曰斯北也言諸儒之所以見阬於秦者亦以聖讀屬行好橫議以非世故秦人深疾之并其書焚之若使秦之法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絕矣

或問人何尚曰尚智秘曰仁義禮信非智不行易曰智崇禮卑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臯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咸曰謨謀也臯陶為士與帝舜謀其治道何殺身之有○光曰陶音遥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咸曰洪大也範法也周武王既殺紂以箕子歸作洪範言天地之大法後封於朝鮮何殺身之有○光曰飾智為邪貪利徇名則殺身用智明道時然後言何害之有仲尼聖人也或劣諸子貢秘曰叔孫武叔陳子禽皆有是言子貢辭而精之

然後廓如也精明○咸曰論語云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宫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此所以廓如

於戲光曰宋吳本作烏呼今從李本於音烏戲火吳許宜二切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為慎哉咸曰言無慎於子貢之明師道也○光曰李本慎作盛爲下章今從宋吳本違子貢謂若老莊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雖知而不可及遂從而非之此觀書者所宜慎也

成湯丕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咸曰由七十里王天下○祕曰由小國而成王業孟子曰湯以七十里丕大也革夏以天

不亦承乎咸曰順天應人○祕曰革夏命以順乎天書曰天命殛之承奉也淵懿祕曰問文王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咸曰淵深也易極深研幾夫浸以光大不亦懿乎咸曰浸漸也懿美也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漸也決虞芮訟至武王卒成大勳光大也或問命祕曰世稱脩短之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祕曰天命壽夭非人所為人為不為命咸曰夫可為者非謂之命請問人為咸曰問何以謂之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是人為也○咸曰因善而生存因惡而死亡暴虎憑河之類非命也人為之○祕曰育之則存棄之則亡殘之則死釋之則生豈命也哉命不可避也祕曰天之降年有永有不永不可避也世以祈禳之術修煉之要徼望延永蓋溺於貪生者為之也○光曰人事可

以生存而自取死亡非天命也

或曰顔氏之子冉氏之孫

祕曰顔回冉耕皆早亡何也語曰冉伯牛有疾○光曰言顔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事而顔淵早夭伯牛惡疾何也

曰以其無避也

咸曰言顔淵冉牛皆早亡者非其為之蓋降年不永所謂天命不可以避也

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

自詒伊慼○咸曰言若立夫巖牆之下以徵病招死此自為之豈所謂命乎故禮不登高不臨深者也○祕曰處乎危嶮動為病之徵行為死之招豈曰命乎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光曰巖牆欹危欲崩之牆也

吉人凶其吉

祕曰吉人以吉為凶故能常吉誡慎之至也○光曰楚莊王以無災為懼曰天豈棄忘寡人乎是得吉猶以為凶也

凶人吉其凶

祕曰凶人以凶為吉故至大凶不懲不勸之至也○光曰紂淫虐將亡災異並臻而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廢人事而任天命得凶而以為吉也

辰乎辰歎時逝也○咸曰日月所會謂之辰曷來之遲去之速也祕曰言時之難會也郭璞云辰亦時也君子競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祕曰君子無所競必也為道亟於時也謣言敗俗光曰李宋吳本謣皆作譊女耕切字書譻譊小聲也○咸曰譊邪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謣音于安言也今從之光謂安言者不知而作惑亂後生故敗俗也謣好敗則光曰安好非聖之書敗先王之法姑息敗德祕曰謣言小言也小言之敗風俗小好之敗法則苟安之敗德本傳曰雖小辯終破大道管子曰凡民之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檀弓曰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姑息苟容取安也○光曰姑且息休也宴安鴆毒故敗德君子謹於言祕曰非法不言慎於好祕曰上好之則民為之亟於時祕曰

亟急也不可苟安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光曰亟紀力切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雷風非不烈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嚚○祕曰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光曰聵五怪反言妄怠之人天所不能福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人不諭曰未之思矣曰治則見亂則隱隨時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鳳之德也○光曰見賢遍切舊本未之思矣曰治則見光謂曰衍字鴻飛冥冥弋人何篡焉君子潛神重玄之域世網不能制禦之○祕曰樂聖高邁小人安能制之○光曰故書篡作慕音義曰後漢書逸民傳序引揚子作弋者何篡宋衷註云篡取也鴻高飛冥冥雖弋人執矰繳何所施巧而取焉今篡或為慕誤也光謂逆取曰篡鷦明遴集食其潔者矣遴集者類聚羣遊得其所也鷦

明非竹實之潔不食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咸曰遴行難也猶惲也明當為鵬鵰鵬南方神鳥似鳳也言鵰明冲天而去惲集於世蓋其食潔而然也此因上文稱鳳之在亂則隱故舉鴻宾鵰潔以為之擬爾夫鳳非竹實不食非梧桐不棲註以鵰明非竹實不食又以遴集為類聚羣遊皆非矣夫鵰明為神禽當冲天遠去故下篇亦云鵰明冲天不在六翮乎此之謂也類聚羣遊而集者常鳥爾安可謂食其潔哉○秘曰鵰明似鳳南方神雀難於翔集蓋非潔不食者也君子非其道不食其祿遴行難也○光曰鵰音焦遴良刃切音義曰說文曰東方發明南方鵰明西方鸕鷞北方幽昌中央鳳凰又司馬相如傳云鵰鵬已翔乎寥廓之宇又樂緯曰鵰鵬狀如鳳凰光謂說文朋及鵬皆古文鳳字也鳳鳥家形鳳飛羣鳥從以萬數故以為朋黨字

鳳鳥蹌蹌匪堯之庭蹌蹌者步趾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秘曰治則見

非堯之庭乎○光曰蹈七羊切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貞正也利者義之和美龍潛升得正之和○光曰言龍之所以能亨者豈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或曰龍何可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得潛之正可而升不亦利乎得義之和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行止不失其所得嘉之會○祕曰隱以正升以義用以時龍德之通也或問活身咸曰問何以安生其身曰明哲祕曰明哲以保其身或曰童蒙則活何乃明哲乎咸曰言童蒙無知者亦能活何必明而哲○光曰言愚者乃所以全生若莊周論櫟社支離疏曰君子所貴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祕曰君子所以貴而異於童蒙者亦曰用明哲保慎其身也越曰也如庸行翳路衝

衡而活君子不貴也咸曰屚愚也翳塞也衡衡多也言屚愚塞路多多而活者此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之○祕曰翳路言多也

楚兩龔之絜其清矣乎楚人龔君賓龔長倩○祕曰龔勝龔舍皆楚人也並著名節世謂之楚兩龔漢哀帝時俱為諫議大夫老馬不復仕莽以太子師友祭酒迎勝不食而卒言其絜中清矣

蜀莊沈冥祕曰莊遵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仕故曰沈冥○光曰三輔決錄曰君平名遵光謂沈冥言道德深厚人不能測

蜀莊之才之珍也

不作苟見不治苟得所謂沈冥也○光曰見賢遍切養諸內而晦諸外不苟徇名而求利

久幽而不改其操雖隋和何以加諸祕曰隱肆成都久幽也雖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宜加於才珍哉

舉茲以旃不亦寶乎咸曰旃之也言舉此諸德以議之莊亦寶

也何隋和之有吾珍莊也居難為也人所不能非難如何○咸曰言居莊之道為難也○祕曰莊通歷數以才自居他人之所難○光曰吾所以重莊以其居身之道人難能也○不慕由即夷矣何堯欲之有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害亦不可利○咸曰言莊君平非慕許由即慕伯夷爾何利欲之能動○光曰宋吳本堯作利令從李本堯士街切貪也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有諸祕曰莊周列禦寇之徒皆有是言未知信否曰好大者為之也祕曰好大言者為此無其實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祕曰由隱者也無所求於世其行止此耳允哲堯儃舜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咸曰孟子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者天與也堯崩三年之喪畢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

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者不謳歌堯之子而謳歌舜由此言之堯之子而之舜謳歌由而後舜哉故揚子謂堯以允哲之道禪舜豈輕之於許由也○祕曰詢事考言三載乃命陟位是堯禪舜之重也○光曰僤與禪同蟬戰切光謂信以堯禪舜之重為智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

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

累積也克勝也積大言以相勝○祕曰累刻猶累日也好大言而累日滋久以至相傳稱巢父洗耳莫辨其偽不亦宜乎逸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光曰宋吳本克作刻灑作洗今從李本灑音洗

靈場之威宜夜矣乎

靈場鬼神之壇靈壇所以為威可莫夜不可經白日○祕曰靈壇鬼神之威施於莫夜則見怵虛誕累久之說施於膚常則見信靈場猶靈壇也○光曰妄言可以欺愚不可以誑智

朱鳥翾翾歸其肆矣

朱鳥燕別名也

肆海肆也○咸曰周禮玄鳥氏司分蓋燕也玄黑也周禮以黑鳥為燕此註以朱鳥為燕非謂矣朱鳥隨陽之鳥謂鴈也鴈以時來時往何獨燕非獨海蓋其南北所止之區肆○祕曰朱鳥鴈也翱翔飛貌肆其所止集之肆非歸其肆傷時之言也南方朱鳥羽蟲之長大戴禮云羽蟲三百六十鳳為之長是也○光曰翱許緣切音義曰朱鳥往來以時不累其身放肆自遂

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取其春來秋往隨時宜也○祕曰時之治可來則來時之亂可往則往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不懲寒暑之宜能審去就之分○咸曰夫人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朱鳥之若哉○祕曰君子在治在亂若鳳

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韓非作書說難是也而西入關干秦王伏劍死

雲陽故曰何反○咸曰韓非時作孤憤五蠹說難之書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於秦秦王見之曰寡人得見此人與之遊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始遣非使秦秦王方欲任用之而為李斯姚賈毀害之秦王以為然下吏治非李斯遺非藥自殺註謂入關干秦王伏劍死未知其據也○祕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作說難之篇本以知說之難而免於咎耳而竟下吏死於秦卒如其言何相反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光曰說音稅

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

咸曰言非徒知說難而不能行說難故所以死也○光曰宋吳本無其字今從李本

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

探人心而求合則無所不至適足取死

咸曰猶孔孟方枘圓鑿豈所以憂不合哉○祕曰用之行而舍之藏何憂之有○光曰確乎守正不移貌

夫

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祕曰夫不以禮義而惟以談說伺主之顏色憂其不合則邪佞說諂無所不至宜其死也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咸曰言韓非憂說不合為非乎○祕曰或曰非謂韓非○光曰宋吳本作非憂說之不合非邪今從李本邪余遮切曰說不由道憂也咸曰言說人不以聖人之道此君子之所憂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讖本自挾說情以說秦○咸曰言說人以道而不合則猶仲尼去魯孟軻舍梁何憂之有韓非則不然故所以卒死於說難也○祕曰說以道而不見用繫乎時君已則何憂或問哲曰旁明厥思咸曰旁廣厥凡也言凡所思慮廣能明悟而歸諸正者之謂哲○祕曰所思皆明也五行傳曰明作哲○光曰欲知聖人之道宜廣厥思問行曰旁通厥德動情不能得由一塗由一塗不可以應萬

變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惟旁通乎○咸曰言凡所立德廣能通遠而貫諸道者之謂行○祕曰旁通其德而行之曰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光曰欲行聖人之道宜廣其德

寡見篇

咸曰聖人之道嘉善而矜不能故明哲極矣宜矜乎未至者所以寡見之誨次之問明

假言周于天地遐遠周徧○光曰李宋吳本假作遐今從漢書光謂假當作徧假贊于神明咸曰五經之旨幽弘横度絶于邇言咸曰言幽深弘大之閒縱横量度之制皆絶去近言始得諸正○祕曰贊于神明以通其幽周于天地以範其弘縱横制度絶去邇言○光曰横者言其廣度猶度絶言其高絶于近言言去之遠邈也謏寡見祕曰述聖人遐遠之言以悟淺近之惑○光曰疾世人蔽於近小而遺其遠大

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秘曰邇一本作假古字也我寡見人之好遠者誰邇文則視邇言則聽至於論遐遠之道則背焉所謂外馳者也偭背也離騷曰偭規矩而改錯○光曰偭邇箭彌兖二切

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王之道滿門言此談過也學先王之道者亦滿門耳○光曰言學先王之道者所在滿於師門不為少

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秘曰時有策試遐補故學者不獲已也如得已則各至其所至矣所至邇文邇言○光曰宋吳本作得已則至矣今從李本

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也得不策試而好學者為已也為已之學也內為官之學也外外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慨其少也○秘曰不為補試而不已於聖人之道者寡哉

好盡其心於

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咸曰盡心於異端揚子所疾也○祕曰不入于韓莊則入于楊墨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祕曰一槩諸聖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君子多聞見而心愈真也小人多聞見而情愈偽也○祕曰學非而博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咸曰美善也猶仲尼夾谷之會屈齊侯去裔夷之樂從盟好之會○光曰詘與屈同如往也往就賢人謀之則彼將屈人之心以從正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咸曰猶商鞅屈帝王之道從秦孝公以強國之術○祕曰謀為國君謀也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惟變所適應四時之宜○祕曰

天有五行六子十數三才備乎易

說事者莫辯乎書　尚書可論政事○秘曰二帝之德三王之業政事隆殺備乎書

說體者莫辯乎禮　咸曰事之體也○秘曰經三百儀三千各正其體者備乎禮○光曰禮主上下之體

說志者莫辯乎詩　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秘曰四始六義發揚其志書備乎詩

說理者莫辯乎春秋　屬辭比事之義○秘曰傳體有三例情有五不失其理者備乎春秋○光曰明事理之是非

捨斯辯亦小矣　咸曰捨五經皆小說也○光曰宋吳本辯皆作辨今從李本

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　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似援手而進○咸曰芚猶盛也鶉猶奠也○秘曰天氣之春使羣木芚然而盛孔子之道使羣士翕然而興援我手相與遊處之鶉乎而安之鶉猶言淳也莊子曰聖人鶉居而鷇食尸子曰堯鶉居

○光曰李本芒作芒今從宋吳本芒徒渾切撥音發

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

咸曰言去仲尼雖遠而其人如在○祕曰去孔子已五百年服行其道常如存在按孔子以魯哀十六年卒至漢甘露元年子雲始生凡四百二十八歲後天鳳五年子雲卒去孔子凡四百九十八歲言五百歲者舉其成數

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

祕曰今之學者譊譊然爭訟其道之是非也何謂若存譊譊爭聲也○光曰李本訟作說今從宋吳本譊女交切

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

其義雖存言天下無復能尊用聖道者久矣○咸曰曼猶不也亡猶去也久猶遠也不是為猶徒是為也言譊譊者徒是為天下雖去聖人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亂哉○祕曰曼無也今之學者無如是為之也以其去聖逾遠而不能自悟故也○光曰音義曰曼莫半切曼是為者言無能求其是者而

（從之天下之無聖人已久矣故衆說無所折衷相與爭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祕曰無他知○光曰呱音孤）譊譊之學各習其師（祕曰但然其師而已非師則爭班因曰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咸曰亦子雖識親因其愛而不知禮之序末學雖習師溺其說而不明道之正然苟能精而益精之則聖與雜其道當各辨於其中矣若秦儀荀孟皎然自殊○祕曰精是者是精之精非者非精之各在其中矣○光曰宋吳本是作各今從李本聖人之道布在方冊賢者得其大不賢者得其小各得其一端而不能粹美若有人精心以求其是不離其中矣）

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祕曰璵璠寶玉也器圭璧書曰如五器卒乃復周禮曰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光曰璵以諸切）

墦符袁切

言不文典謨不作經 祕曰言之有文如天之有象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仲尼祖述堯舜之文其典謨所以作經○光曰言文之不可以已虎豹之鞹猶犬羊之鞹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 祕曰司馬遷以儒者以六藝為法六藝經傳以千萬數累世不能明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故曰博而寡要勞而少功言道家以旨約而易操事少而功多是謂不如老子之約也班固曰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此其所蔽也

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 祕曰果如是言則周孔非惑則賊矣

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經 無訓解故○光曰李本無經字今從宋吳本

今之學也非獨為之華藻也又

從而繡其鞶帨惡在老不老也鞶大帶也帨佩巾也衣有華藻文繡書有經傳訓解也文繡之衣服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易曉○祕曰鞶大帶也帨佩巾也所以備物而為飾也言古之學者存其大體所以易也今之學者有經傳章句如華藻繡鞶帨其文彌繁所以難也安在老易而不老難哉班固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桓譚新論云秦近君能記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光曰鞶音盤帨音稅惡音烏鞶帨已是外飾又從而繡之言章句華多實少

或曰學者之說可約邪疾夫說學繁多故欲約省之也曰可約解科言自可令約省爾但當使得其義旨不失其科條○祕曰

可以約解科之章句不繁○光曰解科闕 令或曰君子聽聲乎曰君子惟正之聽亦聽爾但不邪荒乎淫佛乎正沉而樂者君子弗聽也佛違也沉溺也學記曰其求之也佛子夏曰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光曰樂音洛 令或問侍君子以博乎祕曰博弈曰侍坐則聽言有酒則觀禮焉事博乎咸曰言君子坐則有正言飲則有正禮侍之者得聽而觀焉何事於博弈○光曰焉於虔切 或曰不有博弈者乎咸曰謂君子言禮之外豈無博弈之事乎○祕曰據論語有之曰為之猶賢於已爾今之所論自謂侍君子也○咸曰此文本連下句意未終不當於此註之兼註語大與正文不類頗失揚旨弗敢削去解之於下 侍君子者賢於已乎咸曰賢猶勝也言為博弈者但

勝於無所用心而已爾夫侍君子亦止勝於無所用心而已乎言不然也○祕曰孔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蓋為庸常不學之人以小道諭之耳今侍君子豈賢乎已於博奕者哉○光曰已者止而不為

君子不可得而侍也人師難逢也侍君子晦斯光室斯通祕曰窒塞亡斯有辱斯榮敗斯成如之何賢於巳也咸曰言但患君子不可得而侍如得侍之有此諸益豈特勝於無所用心而已哉○光曰宋吳本有作存今從李本

鷦明冲天不在六翮乎咸曰鷦明鮮見問明篇○祕曰翮翼之勁羽○光曰明亦當作朋

拔而傅尸鳩其累矣夫拔鷦明之翼以傅尸鳩不能冲天適足以累耳喻授小人以大位而不能成大功也又言學小說不能成大儒○祕曰尸鳩鴶鵴也言以聖人之道使小人行

之適足增其累耳○光曰累謂墜切小人儒竊聖人之道以自售適足以為其身之累耳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乎方雨流乎淵其事矣乎言此皆天之事人不得無事也天事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祕曰此皆天之行事者乎自然之理也道家流以無為無事為自然不知有為有事亦自然也徂往也方四方也○光曰天猶不能無事況在於人安得飽食終日無所用心

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兵每如斯則太公何以加諸祕曰史記魏武侯曰美哉山河之固此乃魏之寶也吳起曰在德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

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武侯曰善固險固也美哉是言使起兵法常以德為工則太公呂望何以加之○光曰李本作使起之用兵今從宋吳本惜起之用兵多尚狙詐不能充其言也

或問周寶九鼎寶乎祕曰即禹貢金九牧所鑄之鼎成王定于郟鄏故為周寶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道存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祕曰人君有德則鼎器為寶○光曰人能以休明之德取之則信可寶矣苟以姦回強暴而取之雖得九鼎奚足寶哉

齊桓晉文已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咸曰孟子云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故此言其與秦皆無所可觀也○祕曰二霸而後至于秦兼六國而有天下無所觀焉已辭也○光曰言皆尚詐力不以其道而得之雖強大無足觀也

或曰秦無觀奚其兼咸曰言秦無以可觀則何以能兼有天下

曰所謂觀觀德也咸曰言所所謂可觀者觀其德爾秦何德之有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秦以兵兼而不以德并以詐篡而不以道言秦兵之無可觀則并之篡不言可知○咸曰北正文之意似止論秦兵之由而注兼王莽亦猶蛇足矣且云莽以詐篡不以道夫豈有以道篡人哉甚非謂焉○祕曰賈誼曰秦有餘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櫓兵之盛也○光曰自古未有能以兵力獨兼天下如秦者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揚子貴儒學而賤兵強魯國常為齊楚所侵故譏問之○祕曰削土國弱也○光曰儒必言益人之國何魯多儒而日削弱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皇皇歸美安枕而臥以聽于京師○祕曰皇皇美也奠定也定枕猶言安枕也四海皇皇美盛安枕無虞歸仰于京師○

光曰四海既平則王者安枕于京師

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

祕曰章章宜為憚憚蓋古通用也憚憚懼也魯定公十年與齊景公為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遂歸所侵魯鄆讙龜陰之田

魯不用真儒故也

祕曰齊人歸女樂季桓子使定公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言不聽用孔子故也

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

○萬物將自賓祕曰孔子使魯安行王道而諸侯強者霸業而已是無敵於天下

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

祕曰濟渡也言渡大海在舟船與大治在禮樂○光曰濟謂所以得濟

航人無楫如航何

祕曰濟巨航者大海也如無楫杝之利以翼之其如航何猶富大國者衆民也如無禮樂之具以治之其如國何○光曰海以喻艱難航以喻國航人以喻儒楫以喻勢位

或曰奔壘之車沉流之航

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如車奔舟覆故欲救之○祕曰車之奔敗航之沉溺○光曰奔墜謂馬驚逸抵敵墜者可謂可救乎曰否咸曰言用奔沉之車航則不可○祕曰不可也或曰馬用智夫智者貴能解患救難也令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馬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沉言奔沉吾猶人也必也使無奔沉○祕曰智者用於未然之前○光曰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御災在於未發思患在乎預防○光曰言不足以為智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航傾則人危法亂則國亡○祕曰航安則其流安矣國安則其人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咸曰言君以恩惠厚養其下則民忘其死以報之忠以衛上君念其賞咸曰言臣以忠勞衛其上則君思行其賞以及之○祕曰言

速報之致也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欲上必以其言下之欲先必以其身後之處上而民不重在前而民不害誠哉是言也祕曰謙之尊也○光曰言志不在於取而自得之乃可貴也

或曰弘羊摧利而國用足盍摧諸祕曰漢武以桑弘羊領大農盡管天下鹽鐵盡籠天下貨物而均輸平準之一歲之中帛五百萬匹人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故曰國用足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摧其子縱利如子何有若譏十二之稅揚子貶摧利之例○祕曰子足父孰與不足

卜式之云不亦匡乎祕曰匡正也時大旱卜式曰獨請烹弘羊天乃大雨式之所云不亦大正之乎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

以致簫韶矣祕曰秦毀滅禮義專任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使變因以致之不能致正聲矣言慘酷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韶舜樂也晁錯曰秦法令煩慘刑罰暴酷變曰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光曰調徒弔切言必應吏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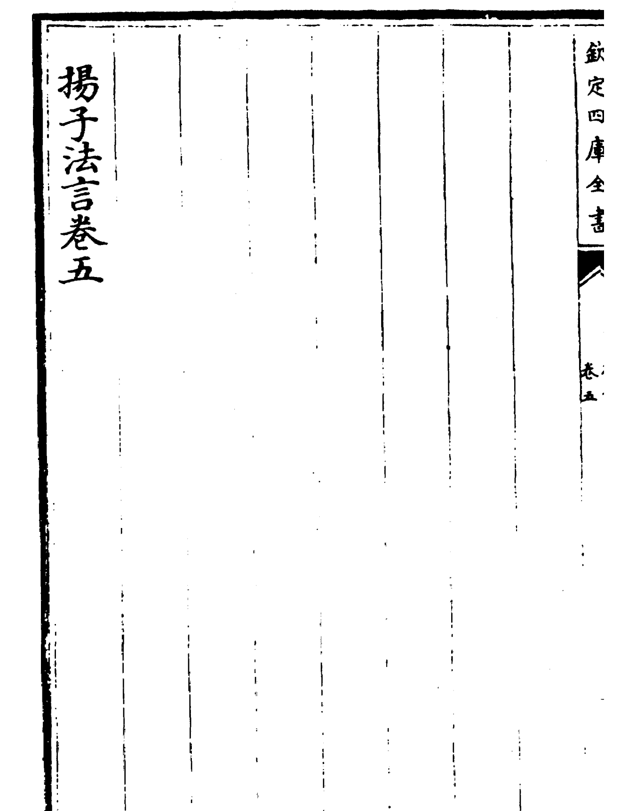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咸曰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故時獨得存其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有居秦之世獨抱周之易可益乎○祕曰周之書若周禮周樂周書周頌周易春秋之類傳曰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

曰舉世寒貉狐不亦燠乎貉狐之裘於體溫燠○咸曰言貉狐一裘於體雖燠不能救天下之寒周易一經於時雖存不能勝天下之暴○祕曰舉世方寒服貉裘狐裘之衣亦可以禦寒而迴燠猶秦世之酷抱禮義之教亦可以漸迴正治○光曰天下無道而獨得先王之術可

以自治矣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言秦焼詩書坑儒士於湯火之中但苦太熱耳此謂或人戲嘲揚子辭○祕曰何必貉狐之為燠若用湯火亦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為治若用刑法亦可治矣○光曰言用秦之法以治秦之民亦孰敢不從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歎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隠居尸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祕曰歎湯火之燠非所謂燠也天時自有大寒矣○光曰言雖不得已一時暫從而中心不服終致乖亂非其時而望之非其道而行之亦不可以至矣天由其時人由其道非時之夏望之不可見非道之正行之不可至○祕曰非其夏時而以湯火望其燠非其正道而以刑法行之使至治不可以至矣言秦法一時之利非素治也○光曰用秦之法以求治猶冬而望生春而望穫之燕而南

適楚而北終不能致**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法酷矣吏又毒之祕曰秦之法度本以刑罰決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刑法志曰秦專任刑罰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光曰秦法雖酷**秦之法度**亦志在於求治而有司又為文巧以亂之

負聖人之法度祕曰聖人以禮義為法度是負之矣**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咸曰言天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戮為本是違天地亦大矣秦欲以萬世君之天地止以二世滅之是違秦亦大矣○祕曰天地生五行之性而仁義禮智信備矣秦毀滅之專任刑法是大違天地也秦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止二世而亡是天地違秦亦大矣刑法志曰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誼之官



揚子法言卷五

謹案卷三第四頁後五行嘗試稽之家語刊本稽字訛置語字下今改正

第五頁前二行豈以設法之言設疑䰟字之譌

第七頁前七行益謂增益之刊本增訛尊今改

第十頁後六行則反間背叛刊本間訛閒今改

卷四第一頁後七行問何以潛心于聖人之道刊本何訛可今改

第三頁前三行言習見而狎玩之刊本言訛曰今

改

第四頁後六行謂至然也句疑有脫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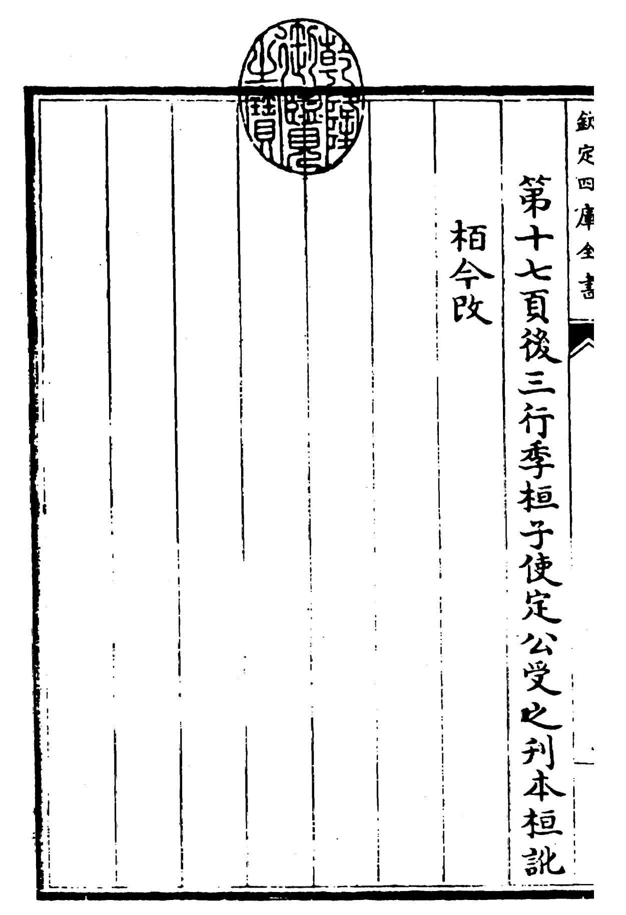
第八頁前六行言聖人肯為范蔡之術乎刋本肯訛背今改

第八頁前八行為剛成君刋本剛訛綱據國策改

第九頁後八行如三鄒田尸吁劇申韓之徒刋本尸訛户據史記孟荀列傳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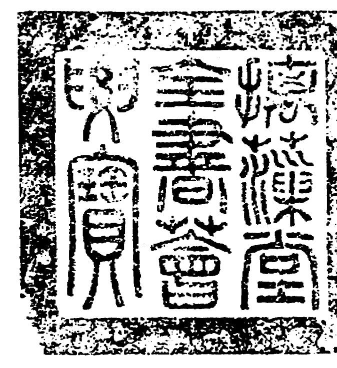
第十三頁前二行莊周矯浮躁以返真靜刋本躁

訛燥令改
卷五第九頁前七行可莫夜不可經白日刋本莫
訛宜令改
第十三頁後八行玉作六器刋本玉訛下令改
第十四頁後六行桓譚新論云秦近君按書正義
及各書多作秦延君考許慎說文解字叙有講
學大夫秦近譚所云秦近君疑即指此
第十七頁前四行流血漂櫓刋本漂訛標令改



第十七頁後三行季桓子使定公受之刋本桓訛

栢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毓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揚子卷六 七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揚子法言卷六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五百篇 咸曰矜其未至而誘之自非聖人則孰能與於世故五百之義次之寡見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 咸曰靈萬靈也言天有泰否聖有出沒皆不常然故聖人之出沒繼天道之否泰所以測濟萬靈者也○祕曰神靈 冠乎羣倫經諸範 範模○咸曰倫品也範猶制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羣品經緯以制度而為天下利○祕曰至聖之著存乎軌範○光曰聖人

以聰明深美之德繼成上天之功測知神靈之理首出羣類立之法度以為萬世之常道謨五百祕曰麟鳳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一天之獨久能存其道則墻與可量哉○光曰明聖人之道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孟軻史遷皆有此言○祕曰趙岐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曰堯舜禹君臣也而並光曰並世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光曰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光曰湯上距禹下距文王孔子上距周公皆數百歲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千歲一人一歲千人不可知也○祕曰堯舜禹三聖相並後數百年始生湯文武周公三聖同處後數百年始生孔子光則比年而三聖後則遠年而一聖因往以推來雖千年一聖亦未可知也夏后氏有國四百三十二歲而湯興周有國五百七十二歲而孔子

生

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肢合四時五臟合五行動如風雷言成文章也○咸曰大天地之道或泰而通或否而塞泰則萬物阜否則萬化開弗一而常也夫聖人之道或生而出或亡而絕出則萬物遂絕則萬化滅亦弗一而常也是故天地不常泰亦不常否聖人不常出亦不常絕揚子因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為之言爾注以別為一義且云首擬天腹擬地以形體解之甚失揚旨矣夫人之有血氣形體首圓象天足方象地至于肢髓各有所法雖庸愚者皆然豈獨聖人哉學者宜辨之○祕曰聖人有以擬法天地而參乎言行也管子曰聖人若天然無私覆也若地然無私載也禮曰譬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皆言聖人之道也○光曰言德與天地參者則為聖人無疏數之期也

或問聖人有詘乎咸曰問有所詘與身之事○光曰詘與屈同

曰有曰焉詘乎咸曰焉安也言安所詘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祕曰南子衛靈公夫人也孔子本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欲敬也祕曰陽虎陽貨為季氏家臣專魯之政孔子本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祕曰孔子見其本不欲見者欲使靈公行治道也敬其本不欲敬者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是欲詘身以行道語曰子見南子又曰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祕曰不詘謂不順從靈公而對以俎豆之事〇光曰陳直刃切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仲尼之敬陽虎揚子之臣王莽所詘形也於神何時撓哉諸如此例學者宜識其旨〇咸曰信讀如屈仲之仲言見南子陽虎是身也雖詘之可矣於道何損對靈

公是道也將詘之可乎雖得天下不當為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己可以詘可以伸則詘則伸揚子之於事恭亦斯之謂乎○光曰信與伸同雖利之以天下猶不可為詘道伸身之事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衆人曰於祿殖歟聖人以行道為務凡人以祿殖為先○光曰殖豐多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以道事君不可則止為大臣也史失其名者不書其名也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高帝時叔孫通為奉常欲制君臣之禮秉亂之餘權時之制不合聖典雖盡其美未盡其善故不能致之○祕曰叔孫通為漢高起朝儀名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

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因二史皆曰魯有兩生而揚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光曰先生謂宿儒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邪咸曰開謂開布其跡於諸侯之國○祕曰若以二生為是則仲尼欲行教於諸侯非歟開開說其君臣之義跡跡述其禮儀之制○光曰或難揚子以齊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起為是則仲尼之歷聘為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制法也○祕曰欲素行己之道合於聖人之法如委己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咸曰規矩準繩猶制度也言委己而從人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至也如孔子則不然○祕曰通制漢儀得隨時之義而揚獨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叔孫之面諛而雖用秦儀且欲自明揚之志

不隨并改作也○光曰二生所守三王之禮而叔孫通阿諛希世雜用秦儀若起則當委已而從之安得自用其道也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

曰用之則宜從之祕曰用其人當從其道從之則棄其所習光曰習謂故常所安逆其所順光曰順謂情志所欲彊其所劣光曰彊其亮切劣謂彼所難能捐其所能咸曰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不正故當棄之夫子所順者道彼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者是故當彊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者不德故當捐之○祕曰既從聖人之道則諸侯習其異聞者棄之順非而澤者逆之劣於仁義者彊之以攻戰聚斂為能者捐之是之謂能用之○光曰捐與專

切能謂心所素有**衡衡如也**光曰心相逆鬬之貌**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咸曰衡衡猶多也言諸侯如是者多矣安能用之○祕曰當時諸侯衡衡然非有天下之至德至道誰能用之哉○光曰李宋吳本皆無德字音義稱天復本有之今從之至德謂至明之德也**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欲知載道衒何所之諮○祕曰何所之乎○光曰惡音烏**曰之後世君子**許來哲○祕曰與諸後世之王者禮運曰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於禮者也○光曰俟後之聖賢必有能用其道者**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畜貨以遺後畜道俟將來是道鈍○祕曰譬如賈之不售○光曰賈音古言行道者貴於及身乃載以遺後世譬諸為賈求利者如此不亦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咸曰耶道

苟合久而益非○祕曰行一切之利不可經世聖人愈鈍而後利咸曰正德不偶久而益光

○祕曰初不苟合久而利博○光曰言利愈近則愈小愈遠則愈大關百聖而不慙祕曰闗猶言管也苟子曰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法一是矣楊倞曰管樞要也○光曰孔子之道雖經百聖不可易

蔽天地而不恥咸曰蔽猶塞也言道塞於天地而無所愧○光曰蔽當作弊終也能言之類莫能加也祕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夫子也○光曰為衆說郛貴無敵富無倫光曰堯舜所不能蹐利孰大焉祕曰他貴以位而富以財聖人貴以道而富以教無倫敵矣利及萬世非大而何○光曰範圍天地曲成萬物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娭孔子大其道故當其時不能見用曰小則敗聖如何祕曰小道害聖如之何可小○光曰音義曰天

復本無如何字今從李宋吳本曰若是則何為去乎咸曰言不見用則已何去魯去衛之為乎○光曰道既不可小則所如不合何必去父母之邦曰愛曰秘曰欲及時急於行道曰愛日而去何也咸曰言欲及時施道則止魯可矣何去之○秘曰去魯○光曰留魯而化之則收效彌遠曰由羣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歷觀也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朝政諫而不用於是遂行○咸曰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遂行而師已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

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歌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羣婢故也不聽正當作不聽政字之誤也雖嘻摘歌歎之聲梁鴻五噫之類也庸邪謂女樂也言仲尼所以雖嘻然歌之而去者蓋不能飽食安坐歷觀庸邪之樂欲愛日汲汲於施道也○光曰宋吳本作不用雖嘻者今從李本無雖字正與政同歷一監反季桓子受齊女樂不聽政孔子諫不用乃嘆曰吾為大夫豈可坐觀其政亂民因邪欲去之佗國觀庸闕

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惜寸陰○光曰知己道必不行於魯故汲汲去之佗國

或曰君子愛日乎祕曰君子必如夫子愛日乎

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祕曰仕則欲道之行居則欲道之著○光曰居慮不仕

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日不

暇給○咸曰言不發一晷安得餘日而發之

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祕曰孔子言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三代損益相因若循環而繼周者宜復用夏禮矣秦不用而治是聖人之言無驗乎

曰聖人之言天也咸曰聖人之所言皆天命也如五運正統者爾故能相因而損益

天妄乎祕曰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豈天或妄乎無妄也言暴亂者非天意也○光曰聖人之言譬如天天運行有常豈妄動乎

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咸曰妄忘也天似未欲天下之平而忘乎命聖人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因暴而得之也○祕曰秦不用三代之禮是未欲太平也

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他道亦無由至矣暴秦之繼周王莽之篡漢臧獲猶將悼之賢者能無

慨歎乎○咸曰佗道謂邪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而立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至矣今註解殊不據文釋之但引王莽比秦似非正文之意夫王莽篡也而秦并天下其可謂篡邪秦與王莽暴則同矣而其所敗異焉○祕曰如秦之意亦欲泰平也捨禮而用刑法亦無由至也

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羣心之用也祕曰羣目非日光無以辨色羣心非聖道無以表正○光曰渾戶昆切本二切日因日光然後能有見心因聖道然後能有知渾渾廣大疏通之貌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五經之支離嫌雜了○咸曰支離猶委曲也○祕曰支離猶言分散也各有料條分散而難通○光曰支離猶扶疎繁多之貌

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支離分別之而後朗然事得簡易○

秘曰五經分散各有科條使人沿波討源然後知聖人之道法天地之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既簡既易乃是混茫之初焉支焉離言不可了也○咸曰言天地之道闔闢舒慘是亦先委曲經營而後至於無為五經之文浩博秘奥亦先委曲分別而後至於易了如其已自簡已自易則安用支安用離○秘曰已達聖人之道何支離之有○光曰道之未明故支離以明之道之既明則坦然簡易安用支離也言經者所以明道既明則經不繫矣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秘曰庸用也老子有絕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據漢尚黄老而司馬談班固之徒各稱老嚴之妙而訕訾聖人是以或人問難多此類也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有時而盡○光曰倉廩雖於人有近益而所藏不多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

木鳥獸裕如也學其道者大小各隨其本量而取足○祕曰神者所以用乾坤六子而生萬物者也聖人之道神明之道也得其小大各有所成而無所窮盡裕如也○光曰神明造化也生物無窮裕如有餘貌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神明有所不及聖人有所不訓○祕曰如有固背之而不用亦猶草木鳥獸斵之翦之使不得遂其生雖神明亦無如之何也○光曰頑石朽木造化所不能移昏君愚人聖人所不能益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言能占之○祕曰孔安國曰無事不通謂之聖○光曰仰觀象俯觀法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聖人以人占天者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不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所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祕曰以天占人者觀天以見人事也以人

占天者因人以知天意也○光曰史考察象數知人事之吉凶聖人修人事知天道不能違

或問星有甘石何如祕曰或人復問史之尤著者善於占星晉志曰諸侯之史齊有甘德楚有石申夫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

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咸曰晷影也猶影蔽之也隆尚也言隆尚於德則影蔽星晷隆尚於星則影蔽德業○祕曰晷規也星之妖瑞不虛發應有德無德之隆盛亦規德而已○光曰晷影也影從形者也德崇則星從而祥星崇則德從而壞

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人賢者志大之謂○祕曰小小道

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尚志在乎禮義大人之事備矣○光曰治禮義則餘無不治者所以為大

聖人之言遠如天天體象著明而人不能察聖人設教施令

而人不能究

賢人之言近如地 山川澤田之形可得而鑿○光曰天高遠不可及地雖近亦承天而時行

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 玉之瓏瓏其聲亦猶君子清玲其德音○祕曰喻遠近之美孟子曰玉振也者終條理也○光曰瓏瓏宋吳本作玲瓏今從李本瓏盧紅切瓏音虖質美則聲清德充則言善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 矢正也肆操也○祕曰矢放也肆恣也放口恣筆動成典訓爾雅曰矢弛也郭云弛放

言可聞而不可彈書可觀而不可盡 性與天道○祕曰所以遠如天○光曰聖人縱心所欲皆合於道不可殫盡言深遠也

周之人多行 貴尚德義仁人得行其道○咸曰正大但云周之人是統言衆人矣而注為仁人得行其道況衆人者非能行道若以為仁人則又與正文相反非揚旨也此蓋言周盛王道禁網疏闊商賈之人

皆得謗議於市故衆人畧無諱忌所行皆可爾

秦之人多病

道屈沈也○或曰以道屈沈為病又非為衆人安有道可沉哉此言秦法刻密偶語者棄市所忌甚多衆庶之人無措手足動則見病爾

行有之也病曼之也

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者秦無道也○咸曰注殊不解行有之病曼之之義但云周有德秦無道即未知行有之病曼之果何語邪甚非謂矣夫行有之者謂他人所敢行天下或有之或無之惟周之人所敢行者天下皆有之言多也病曼之者曼長也言他人所病者或作之或愈之惟秦之人所有病者天下長然言無愈時也○祕曰曼無也多行樂於事業而不聽也多病困於刑罰而不赦也周人所以多行者由君存而有之也秦人所以多病者由君視之如無也刑法志曰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光曰行下孟切曼莫半切周人多賢行皆有聖人之道以教之也秦則無無之故多犯病

周之士

也貴道泰棄陸故尊貴○咸曰言周棄那用賢為貴○祕曰周之士以德行道藝而升之所以貴○光曰嫻於禮樂故可貴秦之士也賤道否人畢故窮賤○咸曰言秦棄賢用邪故賤○祕曰秦之士以刑法而責成之所以賤○光曰習於刑名故可賤周之士也肆肆放任意而道義行○咸曰古者天子聽政公卿至於列士皆得獻詩以諫言周無所忌故臣下皆得肆縱直言○祕曰肆猶縱恣也縱行公道○光曰優游仁義之間秦之士也拘拘制曲從不肆正道○咸曰此謂秦以忠諫為妖言或皆族之故臣下無敢議事而拘忌○祕曰拘拘束於法○光曰動為文網所制月未望則載魄于西載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出於西而漸東滿○光曰魄當作朏明也明始於西以漸變魄既望則終魄于東光稍虧於西而漸東盡○咸曰按周書名誥曰惟丙午朏傳云朏明也月

三日明生之名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傳云三月始生魄月十六日明消而魄生是則朏為明魄為晦矣夫月未望者即始生明之時也正文宜曰月未望則載朏于西夫月既望者即始生魄之時也正文故曰既望則終于魄于東今未望亦言魄蓋字之誤也而注文隨誤强其解以魄為光恐失其義○光曰明在於東成魄之終

其遡於日乎遡迎也言為人臣終始盛衰向迎其君如一月迎日天理然也○咸曰遡向也夫日行遲歲而周天月行速一月而周天故月之行終始皆向日也非有迎日之義其上下弦之時行度近日所以光損而未盛及夫月十五日其行度遠而與日相對望所以光滿而明也猶臣之近君則威損遠君則勢盛揚于上言周秦之士故因論日月之分以明君臣之道當然而秦不然也○光曰遡音素月迎日而有光猶臣賴君而有功

彤弓鑪矢不為有矣以喻有君而無臣○咸曰周之制諸侯得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賴失君臣之道則安所用忠而得賜於彤盧弓矢哉故曰不為有矣注謂以諭有君無臣不逮上文失之也○光曰盬落胡切與旅同彤弓旅矢人臣之上賞也人臣不得君之任使安能有功故雖受彤弓旅矢之賜未可自謂己功恬而有之也晉平公問齊桓之霸君之力乎臣之力乎師曠曰管仲善斷割隰朋善煎熬賓胥無善齊和羹已熟矣奉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其君之力也樂羊拔中山返而論功魏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君之力也

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

執古以御今御今以古則殷鑒不遠○咸曰聆聽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之為君者辨聽周秦之疏閣刻密明視臣庶之行病拘肆則為鑑之道無近於此矣○光曰李本聆德作聆聽今從宋吳本前世不可見故云聽

臣民今在下故云視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咸曰鄭康成云心服曰畏此言畏猶心服而畏敬之也故畏敬於人則人亦畏敬之慢侮於人則人亦慢侮之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我欲仁斯仁至矣或問禮難以彊世言禮事至難難以彊世使行○光曰彊其兩切下同世人皆苦禮之拘難以彊之曰難故彊世祕曰禮者君子之所好而世俗之所難也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光曰以其難故彊使遵之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啗之奚其彊咸曰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傳曰貴不期驕而驕自至是夷俟倨肆不學而能人所易也總角之童哺啗其果亦易之也設乎禮道不難如驕啗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哉

人○光曰夷俟若原壤者凡剪髮男角女羈謂幼子也人之箕倨驕慢及幼子啗果皆其情所欲何必彊也或

性或彊及其名一也性者天然生知之彊者習學以至也雖為小異功業既成其名一也

○咸曰性者言人之性自然而好禮也彊者言人之所難用使而為禮也性與彊既皆由禮是其為名於行禮同也蓋因上文彊禮之論故於此誘之爾注以生知習學之義別為一段解之非謂矣○光曰人或性安於禮或自彊以從禮及其成名一也

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弛合或曰

何謂也曰擏之而已矣弓良在擏格人良在禮樂○咸曰周禮謂擏為正弓之器也言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擏正之也人之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禮制之也此亦因上文而為之言○光曰擏居影切

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川防禁溢器範檢形

以諭禮教人之防範也以舊防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也○祕曰川無防則水為害器無範則人廢業禮教失則禍亂生王制曰用器不中度不鬻于市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幹楨築牆版之屬也言經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立也建宗廟立社稷然後知禮樂之能有所成也莊楊蕩而不法咸曰莊周楊朱之道放蕩而非法墨晏儉而廢禮咸曰墨謂墨家也司馬遷曰墨者儉而難遵晏謂晏嬰也禮曰晏子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祭是皆不中禮也申韓險而無化祕曰申不害韓非之法法傷於險而無教化鄒衍迂而不信迂迴不可承信○咸曰鄒衍之術推天地未生及海外山川之事迂誕而不可信也聖人之材天地也覆載與天地合其德○祕曰不可逾也○光曰無不覆載

次山陵川泉也 次聖者大賢也高顯如山陵通潤如川泉○光曰得天地之一端佐天地以育物

次鳥獸草木也 區別各有所長○咸曰班固分人為三等演而成九品揚亦以人分較為三等矣上聖人如天地也中賢人如山陵川泉也下庶人如鳥獸草木也夫人之不學以勉為賢則鳥獸草木之流矣有旨哉揚子之言○祕曰衆人也語曰譬諸草木區以別矣馬融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光曰依於山陵川泉以自生所得濔小

先知篇 咸曰聖人之哲動則先知故次之五百

立政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 光曰鼓謂鼓舞 **中和之發在哲民情** 哲智○祕曰五行傳曰哲知也中和之發則民之情偽無不先知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

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光曰哲當作晢晢明也言將發中和之政在先明民情

譔先知

祕曰聖人達于事幾言之先見故能成天下之化○光曰論為政之道

先知其幾於神乎

幾近也神以知來探未兆也逆識先知近於神也○光曰幾音機下同

敢問先知曰不知

答以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祕曰知之其神乎

知其道者其如視

舉目便見

忽眇緜作昞

眇緜遠視○咸曰忽輕也眇細也緜遠也昞謂炳然光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目之視忽輕眇細緜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注從其如視隔為一句復以眇緜為一事釋之頗失其義○光曰宋吳本昞作炳今從李本音丙闕

先甲一日易後

甲一日難甲者一旬之始已有之秘也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前易救禍於已形之後難○咸曰甲者教令之始也夫明王之道先令後刑故先甲一日以昭而示之也示之而難犯猶宥之故曰先一日易也後甲一日以廣而諭之也諭之而尚犯則犯之故曰後一日難也○祕曰周禮縣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治象挾日而斂之鄭司農云從甲至癸謂之挾日凡十日是以易稱先甲三日先庚三日皆為申命令之義夫千有十日自甲至癸皆挾日之義而易獨取甲庚者以甲木主仁而示其寬令也庚金主義而示其嚴令也令夫先見者察民未犯之前先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易也如當已犯之後後一日申其令則其為治難也○光曰迹闕

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或問為政有

幾幾要也欲知為政善惡之要○祕曰請問其目曰思斁斁厭○咸曰言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祕曰斁厭也思致二義而已○光曰斁音亦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王匡○咸曰詩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光曰王當為匡詩傳云皇匡也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祕曰周公旦攝政三監管蔡商及奄之四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四國於是從王命也故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亦可畏也伊可懷也召公奭聽訟於甘棠之下國人思其人美其樹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皆其思矣○光曰召實詔切芾非貴切夫音扶下同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伐楚雖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敢令徑○祕曰齊桓公既伐楚而欲徑從陳陳不欲內之故執袁濤塗僖公四年左氏無斁之之

文揚據公羊而言也公羊傳曰濤塗謂桓公曰君旣服南夷矣何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顧而執濤塗古者周公東征則西國怨西征則東國怨桓公假塗于陳而伐楚則陳不欲其反由己者師不正也不脩其師而執濤塗古之人討則不然也○光曰內音納

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光曰何以致之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為政如此人所思也○祕曰使人各得其所則見思矣若汙人老汙慢○祕曰汙辱也○光曰汙良部切屈人孤屈窮○祕曰屈抑之病者獨祕曰無所養死者逋祕曰見死者逋逃而不葬○光曰逃棄不葬田畝荒杼軸空之謂斁民厭苦也○祕曰使人各失其所則

見厭矣為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咸曰欲知其旨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咸曰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樂則勸於進矣○秘曰博愛為仁則其利彌廣合宜為義則其樂無窮○光曰仁義者顯榮故利而樂之厲之以名引之以美咸曰以名譽而勵勸之以美善而引導之則喜於行矣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咸曰如是則民欣欣然無怠非日新而何○秘曰日日新○光曰陶陶喜為善之貌或問民所勤勤苦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光曰不能宣布稱上志吏善而政惡二勤也光曰掣肘不得行其志政吏駢惡三勤也政君也駢並也○秘曰駢并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光曰衣於旣切穀

人不足於晝絲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人君苑囿禽獸故殺人竭力於晝也土木衣絺錦故絲人竭力於夜也晝夜竭力而猶不足是故為惡政

聖人文質者也人因才質刻而畫之文而藻之○咸曰質者言世之質野如鳥獸草木然聖人因為禮樂制度以文飾之故有別也注謂因人才質刻而畫之無乃不可乎○秘曰因其質而文之○光曰質者為政之大體也質既美矣又須禮樂以文之周書曰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

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辯彰貴賤○秘曰五車十二衣以彰之

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秘曰文藻五色以明之○光曰藻色謂文物也彰明上下之體

聲音以揚之歌於管絃詠其德美○秘曰和鸞玉佩五音六律以揚之

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後世○秘曰頌載其德光顯後世皆所謂文質者也

籩豆不

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鍾鼓不聒吾則無以見聖人矣言此諸禮存故得觀聖人○祕曰聒鍾鼓之聲也聒與隱聲相近隱蔔皆聲也此皆謂質野無文而已○光曰李本吳本聒皆作眃于粉切說文云聒有所失也音義曰天復本作聒音云耳中聲也今從之言聖人事業皆在制禮作樂之中也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光曰言當隨時制宜

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漆甚於膠○祕曰漆漆膠類

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咸曰觀其盛衰以為之沿革○祕曰隨時制宜

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咸曰大綱猶大道也禪位於舜禹孟子所謂天與賢則與賢也○祕曰大綱皇綱也堯命舜舜

命禹○光曰大綱謂天下之政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卓遠○咸曰夏殷周屬其子孟子所謂天與子則與子也○祕曰卓然可見○光曰屬音燭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矣○祕曰畫象也何休曰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象加漢文令曰蓋聞有虞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不犯○光曰揚子以象刑為畫衣冠異章服也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期於存公不恤私也○祕曰五刑之屬三千○光曰辟步役切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人君之跡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祕曰仲尼之道亦二帝三王之道也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祕曰道之常也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

矣禮樂征伐當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祕曰予與與同春秋之時齊晉得專征伐者蓋前王與之爾僖四年傳管仲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周制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乎王賜晉文侯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實與者謂孔子刪書而序文侯之命無所黜去則齊亦宜然也自湯武以上稱由是言之明二霸之迹不可繼也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綱之有綱紀猶君之有股肱也綱紀張則綱目正股肱良則庶事康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莅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德讓此君

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執契而已○祕曰各有司存或苦亂苦患○祕曰或人以任有司苦患其紊亂曰綱紀綱紀然後綱目正○祕曰提其綱正其紀則有條而不紊○光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上下相承如身使臂臂使指曰惡在於綱紀光曰惡音烏下同曰大作綱小作紀綱猶綱紀君任輔佐○光曰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為一國之紀卿大夫士各紀其職亂何自生如綱不綱紀不紀謂失綱紀之任雖有羅網惡得一目而正諸綱無綱紀目不正君無股肱國不治○祕曰王者之教化也仁廉禮義為其綱以糾之則百辟自正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祕曰管仲之器小哉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

人之謂大器夫以規矩準繩而能使上下無猜者大器也大器者必籠皆羣疑之表莫得與之爭量也管子相桓公不能以之自圓三歸反坫然後獲安○祕曰規矩先自圓方準繩先自平直然後能為器器出於是大器者也管子不知禮安能以禮正國哉

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次乃覺察其人考其勳績也○光曰工巧則績善工拙則績惡言當先正其身然後正人

或曰為政先殺後教光曰言當先使民畏威然後可教

曰嗚呼嗚呼駭歎之聲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天道先春後秋以成歲為政先令後誅以成治吾見玄駒之步玄駒蚍蜉子也雉之晨雊也雉鳴化其可以已矣哉感陽應節自然之化化之所感有自來矣○祕曰聖人之教化亦非強為之蓋

順春秋自然之道先敎不從而後刑焉聖王奉若天道牧之而已譬如螘之能行排之最雖蟲之微者非敎化之所及所以然者天道自然先化之耳斯爲政所以先敎也步行也雀豹古今注云螘曰玄駒○光曰宋吳本已作成今從李本螘出蟄而行雖之朝雖皆春候也天以陽氣薰蒸萬物而咸春聖人以道德陶染百姓而成化故見春物而知敎化安可以已哉

民可使覿德是以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不可使覿刑是以桀紂之民比屋可誅○祕曰王者可以德示民而不可以刑示民亦先德後刑之義也在易坎險爲刑而象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隱刑言險是不可顯示於人此聖人深旨也爾雅曰坎律銓也郭云易坎卦主法法律皆所以銓量輕重

覿德則純覿刑則亂祕曰覿德則民歸厚故純覿刑則民生爲亂故

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象似也言畫繢刻木以爲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

曰

龍乎龍乎雖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祕曰言龍非其然乎真龍然後雲行雨施若大旱非有傅說賢明之實者豈能為霖雨哉○光曰言非龍也為政者當務實不可以大師致治

或問政核咸曰核實也問為政之實○光曰核下革切謂精確得其實曰真偽用真人遠佞偽真偽則政核善善明則真人顯惡惡著則佞偽息真偽審則政事核也○祕曰真真而偽偽則政得其實○光曰真偽真偽當作真真偽偽古書多然如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事不核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祕曰真偽而偽真則政事不逞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天以雷風鼓舞萬物君以號令制御萬民雷不一三令五申風不再制無二也○祕曰雷發則羣蟄皆起雷收則羣蟄坯戶不主於一者也春風至則萬

物皆生秋風至則萬物皆落不俟乎再者也猶王者號令一出天下大同大同則何一之有一出則何再之有○光曰一再言其少洊雷隨風乃能動物三令五申乃能齊衆聖人樂天咸曰聖人知天命遇與否皆樂焉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咸曰言明道立教使天下皆成其器猶陶瓶者隨小大而制之○祕曰陶者無模範則泥不成器聖人無禮制則人不成君子○光曰宋吳本樂下有天字今從李本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羣咸曰故仲尼惶惶于宋鄭之郊孟子區區于齊梁之間者蓋此也○祕曰所謂樂天○光曰離力智切遁離者是聖人乎祕曰係隱行恠非聖人歟○光曰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與雖之不才其卵㲉矣㲉敗○光曰㲉音段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民之陶化猶泥之在鈞○祕曰㲉謂壞而

不化野謂朴而無禮或曰載使子草律載設也草刱也○秘曰載則也曰吾不如弘恭咸曰弘恭與石顯皆少坐法腐刑為中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詭辯以中傷人○光曰恭習律令草奏曰吾不如陳湯咸曰陳湯字子公漢成帝朝王鳳奏以為從事中郎幕府事一皆決於湯湯明法令常受人金錢作章奏卒以此敗○光曰湯善草奏曰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論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剡奏也○光曰剡以冉切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咸曰和謂剛柔得所剛則甈柔則坯甈燥也坯慢也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為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咸曰甈破瓦又破甖也坯怯恐也言陶法太剛則破裂太柔則恐弱而不能成○光曰宋吳本坯作怯今從李本甈居延切甈

五計切坯鋪回切坯土疎慢不黏也言甄者和土剛柔之齊太剛則破裂太柔則疎慢治天下亦猶是也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秘曰天地以中為用是以過中則惕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不及中則躍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中故躍淵其近於中乎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言○光曰以其惕躍故近中愈於潛亢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光被四表○秘曰聖人之道中道也故於乾於日無不在中不及則未不及則未盛明過則昃日昃明盡言昏昧也什一天下之正也什一稅民天下之中賦正法也多則桀寡則貉公羊傳曰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寡乎什一大貉小貉○光曰貉莫白反井田之田田也謂古八家是治宜也肉刑之刑刑也三千

之厲是正法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咸曰示均而無并兼刑也者與衆棄之咸曰示公而無枉濫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法制無限則興奢侈長僭亂○光曰衆田庶人田皆音甸人亦多不足矣僭亂既興民多匱竭為國不迪其法迪蹈而望其效效功譬諸算乎夫算若不運籌策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蹈法度不能致康哉○光曰算西營切欲治而不用先王之治譬如無財而運算終無益於富也

揚子法言卷六

揚子法言卷七

晉李軌　唐柳宗元　注

宋宋咸吳祕司馬光　重添注

重黎篇

咸曰夫幾神之道一貫乎君臣則至化具矣故次之先知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言志業不同也又云患世論之不實褒貶之失中也○祕曰檢身事主賢愚逆順曾不齊一

一概諸聖一以聖人之道槩平之○咸曰或邪或正皆不齊等故究論其要一以聖人之道槩量之○光曰經仲尼所論者揚子不敢復措辭

謨重黎咸曰君聖臣賢邦乃其昌下陵上替天命不常得其道者不俟終日以保萬世也○光曰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

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祕曰昔之重黎當今之世何官也歷書曰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光曰重直龍切下同曰近羲近和堯有羲和之官王莽時亦復立焉聖王之立重黎羲和者其所以重黎羲和耳非莽所立也○咸曰莽更名大司農曰羲和羲與古殊矣揚故舉其本而譏其殊

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羲主陽和主陰故云耳○光曰王莽置羲和及羲仲和仲官其所掌未聞

或問黃帝終始世有黃帝之書

論終始之運當考文之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祕曰咸曰註殊不明揚之旨大非矣學者宜自思之○祕曰或言黃帝三百歲或言升龍登仙帝王世紀史記皆有是言故問其終始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禹是聖人是以鬼神猛獸蜂蠆蛇虺莫之螫耳而俗巫多效禹步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太山盧人○咸曰扁鵲姓秦名越人夫欲讎偽者必假真讎類○祕曰讎匹也欲匹偽必以真使人信之○光曰讎與售同詩書切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歎曰深矣揚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發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真偽之分也或問渾天光曰渾胡本切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光曰度徒各切耿中丞象

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也落下閎為武帝經營之解于妄人又為武帝算度之耿中丞名壽昌為宣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乎談天者無能違也○咸曰漢落下閎鮮于妄人耿壽昌筭造圓儀以考歷度蔡邕云名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惟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揚子作太玄亦取象於渾天言渾淪而行故此明渾天之法莫之能違也○光曰宋吳本作幾幾乎今從李本光謂象之謂作渾天儀

請問蓋天欲知蓋天圖也○咸曰蓋天即周髀也其本庖羲氏立周天歷度其所傳則周公受之於商而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言天似蓋笠地法覆槃天地各中高外下北極之下為天地之中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再言蓋哉者應難以事未有近其理也○光曰難乃旦反或問

趙世多神何也如簡子之事非一故問之○祕曰世多神異也成公十年傳曰晉侯夢大厲被髮及地搏膺而踊曰殺余孫不義杜云趙氏之先祖也八年晉侯殺趙同趙括故怒史記趙簡子五日不知人寤曰我之帝所與百神游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人心**曰神怪茫茫若存若亡聖人曼云**子不語怪之謂○祕曰神怪無實聖人無云小爾雅曰曼末沒無也○光曰曼無也無言之者**或問子胥種蠡孰賢**咸曰伍子胥吳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三人誰賢○光曰種章勇切下同**曰胥也俾吳作亂**光曰謂進專諸於闔閭使弑僚**破楚入郢**郢楚都也○祕曰子胥父奢為楚平王太子建太傅少傅費無忌讒太子建平王殺奢并殺兄尚子胥亡後奔吳知吳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既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

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名伍員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九年吳王闔廬聽子胥孫武之言以悉興師與唐蔡伐楚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鞭尸藉館**。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祕曰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五百然後已藉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光曰藉茲夜切**皆不由德**報父兄之恥於斯則無禮。祕曰自俾吳作亂至藉館皆志在自報其讎非由德者也**謀越諫齊不式**式用**不能去**三諫不從於禮可去**卒眼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為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有吳無越有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兵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吳其亡矣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種蠡不彊**

諫而山棲光曰責其不彊諫於未敗至使勾踐棲於會稽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祕曰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將報越欲先吳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以為未可而勾踐不聽遂興師吳王聞之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二臣盡强諫而免此敗又終弊吳祕曰勾踐後用范蠡計果大敗吳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諫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自殺賢皆不足卯也卯美○祕曰三子之從師無名馬若以賢者議之俱不足高也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於此一舉最為善○祕曰范蠡既去越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自齊遺大夫種書種見書

稱病不朝人或讒之越王乃賜種劍種遂自殺言蠡遺種書知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而遯於賢則不足可以合肥遯之義耳在易遯之上九曰肥遯無不利○光曰策謂警之使去賢此一節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此暴亂之人也○光曰言非有高材遠慮但首亂之人耳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干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實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祕曰言為權首者先亡也范曄曰夫為權首鮮或不及陳項且猶未興況庸庸者乎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皆屬秦也○祕曰韓魏燕趙齊楚之六國並立其久矣一盛一衰至秦始皇三載而咸按始皇即位以歲在乙卯為元年至二十六年始幷天下乃稱皇帝今言始皇三載而

咸者蓋言稱皇帝後三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泰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光曰按始皇十七年始滅韓至二十六年滅齊天下為一今云三載闕

時激地保人事乎祕曰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光曰激當作徼古堯切徼其可取之時

曰具咸曰具備也言三事備有

請問事咸曰問三事之目○祕曰問人事

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祕曰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稼勸戰死之賞罰於是遂強而蠶食六國修人事之効也

保祕曰問地保

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釆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釆食稅也涇涇水也○咸曰賈誼云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闚周室有席卷天下并吞八荒之心故悉

此險固事便則可申之以取天下未便則蟠屈以堅守是亦有地保之道也○祕曰東以大河爲溝塹南以商山爲險阻西以雍梁二州爲供事北以涇水之垠爲鹵地勢便則申勢否則屈此地地保也采事也書曰百里采孔云供王事而已○光曰宋吳本高山作商山今從李本梁州蜀地也鹵掠也涇垠謂義渠掠其畜食以自資

激祕曰問時激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方比○咸曰賈誼云始皇執敲扑以鞭笞天下言易也此云六國方木將相方肉者言六國與將相之勢方如木肉而始皇與將相之威方如斧刀故以斧刀而伐木肉亦易之矣此亦時激之道也○光曰始皇欲斷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相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懦弱方如肉故始皇所以能兼天下者適丁是時也或問秦伯列爲侯衛○在外侯望羅衛天子咸曰秦伯謂秦襄

公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始列為諸侯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咸曰赧周赧王也言秦自襄公始為諸侯由孝公以來益彊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赧王曾無晝以制之乎○光曰赧奴板切侯衛略舉九服遠近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以也節度也○咸曰庸用也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其序節莫差於僭咸曰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可僭禮之差失者莫大於僭僭莫僭於祭咸曰僭之大者莫大於僭祭祀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祕曰天子得祭天地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以來者言周之衰非一朝一夕○祕曰僭兆已見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光曰畤音止文宣靈宗興鄜

畤上下用事四帝光曰鄜芳無切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宗尊也文公起鄜畤宣公起密畤靈公起上下畤○咸曰秦襄公居西垂自以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祠白帝文公東獵汧渭之間卜居之而吉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上於鄜衍史敦曰此上帝之祥君其祠之遂作鄜畤也至宣公作密畤於渭南祭青帝也其後靈公作吳陽上畤祭黃帝作下畤祭炎帝也此言秦自襄公以來因周之衰已僭天子之禮用事於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四帝矣而周之微弱不能正之反致文王武王膰胙於秦也故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位在藩臣而據於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禮何節之有哉○光曰宋吳本天王作天下今從李本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擾肌及骨咸曰肌喻遠骨喻近言當是之時周已衰極諸侯強大四境之內各以兵力來侵遠削而至於近矣

赧獨何以制秦乎人之迷也其日固已久矣數世之壞非一人之所支也○咸曰周自平王下衰加之嬴秦累世强暴至始皇卒滅之所謂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豈赧王可制乎○祕曰周平王東遷秦借天子之禮至顯王四十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立至秦昭襄王五十一年使將軍摎攻西周赧王頓首自歸盡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而歸其君於周明年九鼎入秦周遂亡豈赧之出獨能制之乎○光曰攘取也

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嬴秦姓政始皇名○咸曰始皇莊襄王子也莊襄王卒政立為秦王當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北收上郡以東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矣至二十六年使將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始并天下故云二十六載擅秦也

秦十五載而楚○楚項羽咸曰

始皇自并天下後十二年卒胡亥立三年為趙高閻樂所殺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西楚霸王故云十五載而楚

楚五載而漢咸曰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後五年而定歸於漢故云五載而漢

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咸曰言自始皇并天下至漢高祖元年纔四十六年而天下三專於人其天命邪人事邪擅專也

曰具備有之也。祕曰天數人事相符默定

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咸曰言周以公侯伯子男五等爵封建子弟者十有二國故夾輔王室而無患雖欲擅漢不可得也。祕曰周封兄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五等諸侯之爵暨乎周末諸侯流為十二國當是之時高皇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得乎

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

政故天下擅秦卒終也之至也。咸曰蚩蚩無知也言六國無知皆危弱於周徒為秦終專其政以并天下也。祕曰解嘲曰離為十二合為六七秦稱富强故六國之衆皆為秦而弱周終然危懼故秦專其政以擅有天下屏營猶經營也李周翰曰屏營迴惶也。光曰音義曰屏音并謂屏營猶旁皇失據之貌言六國與相陵弱周室適足為秦開兼并之資終自失據為秦所滅使秦得專據天下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睽猶乖離。咸曰猷道也言秦之失道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而守尉無防微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乖也。祕曰秦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諸侯力爭以弱見奪於是削去五等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而置郡守守失其道專任刑法無維城之固則天下孤睽矣書曰道心惟微班固曰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其私智姍

笑三代蕩滅古法竊自號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光曰守手又切秦雖置守又使御史監郡務弱其權守權既微孤立於上不能制民民苦其賦役故相乖離殺守而為盜由守素微弱故也

項氏暴彊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

咸曰言秦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故專命改制諸侯王也○光曰宰割也

擅楚之月有漢刱業山南發跡

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

山南漢中也三秦雍翟塞也○咸曰項羽既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既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章邯為雍王都廢丘司馬欣為塞王都櫟陽董翳為翟王都高奴於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士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嚮定三秦追羽於山東因專天下由是數事無之亦天也○光曰

紛與創同言周秦楚漢一廢一興皆天命使然非專人事人問人事者何也祕曰獨問人事曰兼尚才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咸曰兼用也尚尊也右上也左下也言秦楚漢之成敗或用其才良或尊其權變或上其計策或下其奇數雖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亡一興此乃人事也。祕曰雖人事亦須謹慎於時然後動也。光曰兼才謂總覽天下之英才右計左數言不離計數之中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天人合應功業乃隆。祕曰天命因其人而興之其人非受天命亦無所成天命天數皆天也書曰天之歷數在汝躬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光曰天之禍福必因人事之得失人之成敗必待天命之與奪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項羽為高祖所敗於垓下臨死歎曰天亡我非戰之罪

諒乎信如羽之言否曰漢屈羣策羣策

屈羣力屈盡也。咸曰言漢能屈己以用羣臣之策羣策能屈己以悦羣士之力故勝也。光曰羣策無能出漢之右者故曰漢屈羣策羣力為羣策所制故曰羣策屈羣力楚慠羣策而自屈其力慠惡也。咸曰楚有一范增不能用是惡羣策而徒屈己以自用其力故敗也。光曰慠徒對切既廢羣策而不用是自屈其力也屈人者克克勝自屈者負負敗天曷故焉言無私親惟應善人。咸曰言楚之士自取爾。光曰言何預天事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光曰為天主號令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典主。咸曰言秦雖兼天下楚雖暴立但為天掌其命以擇賢主爾故其興之忽廢之速也秦縊灞上者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楚分江西者分散也羽與江東子弟與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

西也○光曰分謂身首五分

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天之所福光顯有德而令隕之者明乎秦楚忒惡之所致○祕曰昭德者天福胙之令長彰惡者天隕越之令短○光曰胙與祚同忒當作慝惡也光德謂德之昭融者明慝謂惡之顯著者

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咸曰有熊少典之子黃帝也高辛黃帝之曾孫帝嚳也

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咸曰天庭謂天帝之庭猶皇階帝籙之義

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神明主郊祀○祕曰天福胙之為天地神明之主其顯德且昭著在天帝之庭是生民之願合乎民心故享國長久胙古字作祚○光曰宋吳本作顯懿作顯德今從李本著在天庭猶云簡在上帝之心五帝三王以明美之德故為天所祚人所愛而久長

若秦楚彊閱震撲胎籍

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咸曰胎當為跆字之誤也閱很也胎籍猶暴侮也○祕曰閹闓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籍狼籍也謂亂也三正天地人也胎籍猶言做擾也黎苗九黎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光曰閲許激切胎當作跆徒來切蹋也藉子夜切黎苗民也子弟且欲喪之咸曰子弟至親亦欲其喪亡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不道早亡○祕曰謂其不仁不親不祚宜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胙主祕曰不胙之為神明主曰無土祕曰言無土地可因然則舜禹有土乎祕曰舜禹本亦無土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道貴順理動無常因也因土以行化湯文也因聖以登禪舜禹也上無舜禹之時下無湯文之土故不胙耳若秦楚之胙非所以為胙也或問聖人

表裏表裏内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明乎得一而已或

問義帝初矯矯立○咸曰義帝楚懷王之孫心也胡亥三年沛公與項梁共立為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陽尊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光曰矯舉也初舉兵劉龕南陽劉高祖龕取也○光曰龕與戡同音堪項救河北項羽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設假○咸曰言義帝初立時關中既分為三秦而楚項又各歸一方當此之際設令秦尚有人復起如何也○祕曰龕宜讀如戡戡克也假若義帝如初矯立而使劉漢戡定南陽項羽得救河北二方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人以關中待之如何義帝楚懷王孫心也沛公項梁共立之以從民望是矯也漢王始都南鄭屬山南西道而連南陽在山南東道項羽都彭城屬河南道而連河北道或人以其地勢言之曰

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非一朝一夕也。祕曰天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已久矣。光曰天下怨怒莫為之用韓信黥布皆劒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窮極。咸曰卒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其鋒鋩如劍之立而秦欲再起南面稱孤以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勿猶不也言不可也。祕曰時是也韓信封楚王黥布姓英氏封淮南王二王皆無其德徒以戰鬪立功使左右劒立南面稱孤終窮於是而見戮無乃勿為王其愈乎劉昭曰自天子至于庶人咸皆帶劒故蕭何劒履上殿是也。光曰信布以匹夫杖劒自立雖蹔貴而禍辱隨之不若始者勿為或曰勿則無名如何咸曰言不然則為秦臣者無功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祕曰夫貴名者善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咸曰令善也焉安也

言所謂名者宜立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忠以為秦且忠未盡而身已見害為之逆矣安可謂善哉○祕曰二王皆忠不終而躬為反逆焉有令名

或問淳于越曰伎曲

咸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謂始皇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令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請問

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伎曲言有伎有曲也咸曰問伎曲之目

曰始皇方虎挒而梟磔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伎矣

有才伎也○咸曰虎挒梟磔言暴也噬士猶腊肉言酷也與起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起而亢舉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不撓可謂有才伎也○光曰宋吳本越與作越興今從李本挒音列磔陟格切撓女教切闕

仕無妄之國

祕曰按易无妄具乾道四

德而秦世稱之者蓋無妄匪正也言秦不以正道而決行於世詎免乎災眚若天下雷行而不以正道天命不祐行矣哉

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橈自令之間而不違可謂曲矣

橈時榮也自令與始皇併心為無道○咸曰橈亂也自令謂自使令也違去也言秦亡道如是而越自使令之間不能違去於秦以高飛遠引徒欲分解其亂雖能强言封建之事亦曲矣○祕曰越事秦暴虐必行之國祿其粟受其亂自始皇下令之間又不能違而去之是曲己李斯謬其說請有文學詩書百家語有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橈亂也或本作鮑○光曰並闕

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

始皇以嫪毐事幽母咸陽宮諫者輒取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與執轡虛左覲迎其母

蔡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

亨之或者未辯歟項羽欲東還下邳蔡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移又為所亨案漢書云韓生

揚子云蔡生未知孰是○咸曰亨當作烹字之誤也言韓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烹殺也未辯者言韓生未能善辯使其都咸陽以免其殺○光曰幹音韓乘繩證切亨與烹同音義曰史記作蔡生光謂井幹謂始皇殺諫者二十七人積屍闕下如井幹之狀言茅焦能移始皇暴怒之意者以其辯也蔡生不能移項羽或者未辯歟

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宜乎咸曰生謂韓生也木侯當作沐猴亨亦當作烹也項羽既殺子嬰燒其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帶山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之項羽見秦皆已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反謂人為沐猴雖見烹亦宜

矣。祕曰生既知羽如沐猴捨而去之可也乃謂人明言其沐猴而見烹不亦宜乎蓋不能危行言遜也。光曰言蔡生知項羽暴伉素不為羽所知信獻策不用又從而訕之是自有沐猴之狂也易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

焦逆許而順守之雖辯劘虎牙矣逆意而諫順義而守可謂辯說矣然劘近虎牙言其殆也。祕曰劘義如摩焦所諫皆逆其意而許其事所守皆陳母后之大義至順之理雖辯則辯矣譬猶摩虎牙也言無位而廷諫履危之道也。光曰許居謁切劘音磨直數其惡是逆許歟之以孝入之以忠是順守

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茂良乎祕曰甘羅甘茂孫也以請張唐相燕及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平周勃皆十二歲豈甘茂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光曰

以甘茂之孫張良之子故能如此其慧乎

曰才也茂良不必父祖天才自然發其神心無假祖父○祕曰人之生天與之才譬如茂良非假父祖使之然也○光曰言祖孫父子材性不必相類

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辯也光曰酈音歷食其音異基說音稅

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辯也者自辯也如辯人幾矣幾危也小有才猶未聞君子之大道也斯足以殺其身而已○咸曰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天下之衝又願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通所說忌其憑軾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王疑食其賣已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之不能辯勢之然也何哉夫前與之和後暴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君子之所謂辯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辯其身

如仲尼之於衰周孟軻之於戰國罔若夫以辯說人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蓋恥之也○祕曰幾近也夫辯者辯其禮樂之所歸行之而為君子也如事談說以辯於人不亦幾乎胎鼎哉○光曰幾音機辯者以辯自明其志則可矣若恃其辯欲以欺誘他人此危事也

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祕曰蒯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不忍背漢遂謝通通說不聽惶恐乃陽狂為巫抵擠也謂其談說若擠排使之○光曰信既不用其策又陽狂為巫言亦未辯

曰方遭信閉如其抵信盡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巇隙也

曰巇可抵乎祕曰巇嶮巇也言若設巇嶮之詐謀以動之其可抵乎○光曰巇許羈切

曰賢者司禮小人司巇況拊鍵乎咸曰司伺也拊拍也言賢者伺見禮制則動小人伺見巇隙則作況拍去關鍵乎○祕曰司主也賢者所主人事使

人惟禮是視不為小人巇嶮之謀況信拍鍵而閉之乎

言不可為也拊拍也鍵鍵鑰光曰拊音撫鍵其輦切鍵鑰匙也賢者見有禮則從之小人見釁隙則抵之抵巇猶不可況閉戶無隙而欲拍鍵彊入乎

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光曰太史公語忠乎光曰斯可謂盡忠乎曰斯以留客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為不可秦聽之是一事忠至作相祕曰李斯楚上蔡人也斯嘆曰吾以忠死宜矣而二世夷其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遂留之以至丞相言其信重。光曰因上書留客為秦王所知始用事以至為丞相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浮滄海斯為宰相也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矯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乃作督責

之書以阿二世之意此諸事皆非忠直○光曰於此數事皆不忠欲於何所用其忠乎**霍**祕曰或人以斯非忠請問霍光忠乎**曰始元之初**祕曰武帝以光行周公之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遂罷郡國榷酤關內鐵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擁少帝之微**祕曰昭帝立年八歲政事一決光班固曰擁昭立宣**摧燕上官之鋒**祕曰始元之明年燕剌王旦上官桀等謀反皆誅滅之班固曰摧燕王仆上官**處興廢之分**祕曰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賀賀立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一百二十七事光白太后廢昌邑王而立宣帝班固曰處廢置之際臨大節而不可奪**堂堂乎忠難矣哉**祕曰光茲數事之忠堂堂乎他人之所難行哉○光曰李本作始六世之詔宋吳本作始六之詔音義曰天復本作始元之初今從之始元昭帝年號也興廢謂廢昌邑

王立宣帝堂堂勇貌言此皆霍光忠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說

至顯不終矣

顯光之夫人名也毒殺許皇后後光心知之而不討賊○祕曰光夫人東閭顯使淳于衍毒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小女成君為后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終至棄市○光曰光知妻顯為邪謀而隱蔽不言忠不終矣

或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

祕曰馮唐為郎面對文帝曰主臣陛下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信文帝不能用乎○光曰頗滂禾反

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頗牧曷不用哉

祕曰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坐欲以激文帝耳至于不入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哉○光曰信與申同面謂面折

德

用士則聞之矣於德又何如○光曰問文帝之德

曰罪不孥

止罪其身不收入妻孥

宮不女出宮人嫁之令無怨曠館不新仍舊制也陵不墳葬於霸陵因山不起墳

或問交曰仁祕曰仁者不棄其交。光曰惟仁人之交不以利勢而以德義問餘耳陳餘張耳曰光初有始無終。祕曰餘耳相與為刎頸之交後有隙卒相滅亡故曰光初班固曰勢利之交古人羞之蓋謂是矣竇灌曰凶終竇嬰灌夫甚相親友不勝相助犯觸田蚡並皆罹禍。光曰竇嬰灌夫之交雖不變其初然終以朋黨陷於大戮亦不足貴也君子義之與比

或問信曰不食其言食偽。祕曰孔安國曰食盡其言偽不實請人曰晉荀息祕曰僖公九年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名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及里克殺奚齊卓子荀息死之趙程嬰公孫杵臼祕曰

晉景公三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杵臼不死卒保趙孤於山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子雲稱履信之人據司馬遷而言也案成公八年傳晉趙莊姬為趙嬰之亡也曰原屏將為亂欒郤為徵六月晉討趙同趙括武從姬氏畜于公宮以其田與祁奚韓厥言於晉侯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而無後為善者懼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由是觀之趙武之立曾不逾歲謂之遺腹遷之妄也

秦大夫鑿穆公之側

此章全論不食言之德。祕曰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為殉言此三良皆穆公未即命時語以從死至葬則鑿其塚壙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譏之者譏穆公也至三良則不食其言者也

問義

既聞諸賢之信又問於義誰得

曰事得其宜之謂義

義者得死生之宜也不得死生之宜者非義也若程嬰杵臼庶乎信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重言之信蹈義則未也

○咸曰行而宜之之謂義言仁智禮信之事行之俱得其宜乃合於義檀弓曰陳乾昔寢疾屬其兄弟而命其子尊己曰如我死必大為我棺使吾二婢子夾我陳乾昔死其子曰以殉葬非禮也况又同棺乎弗果殺玆得其宜也○光曰程嬰自殺以報公孫杵臼劉向以為過恐亦未盡其宜

或問季布忍焉可為祕曰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高祖購求千金困迫乃為奴賣與魯朱家○光曰季布勇者乃至髡鉗為奴安能忍恥如此**曰能者為之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貪生者乃為之○祕曰進退必以禮義○光曰有才能自惜其死欲有所施如管仲季布者則為之君子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則不然

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如之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苟患失之無所不至○咸曰言明哲者見於未萌識於未兆觀項羽之庸鳥肯

終仕之哉如終仕之乃非明哲矣如是則當其急也安可避耶○祕曰不終項仕猶言終不仕項言項羽不師古而奮私知謂之明哲豈終仕之哉如果有明主而終仕之安避其難○光曰明哲必知項羽之終不可輔而早去之若終仕羽羽敗當死之復安所避乎

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成顏淵簞瓢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髮佯狂欲以讓兄○咸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況以韋玄不亦甚哉○祕曰顏淵之賢備體之賢韋玄之賢未至之賢王莽篡天下而韋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道哉○光曰李宋吳本無成字音義曰天復本作韋玄成今從之顏淵黔婁安貧四皓輕祿位而重禮韋玄成讓

爵皆人所不能問長者曰藺相如伸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相如伸理於秦王屈意於廉頗欒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祖誅梁王彭城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斂之也朱家以季布有阨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金者還之主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光曰音義曰不塗作不倍光謂塗當作渝變也或問臣自得咸曰忠而正乃臣之自得也。祕曰何以全臣之節曰祕曰揚恐不諭舉其人以明之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軍之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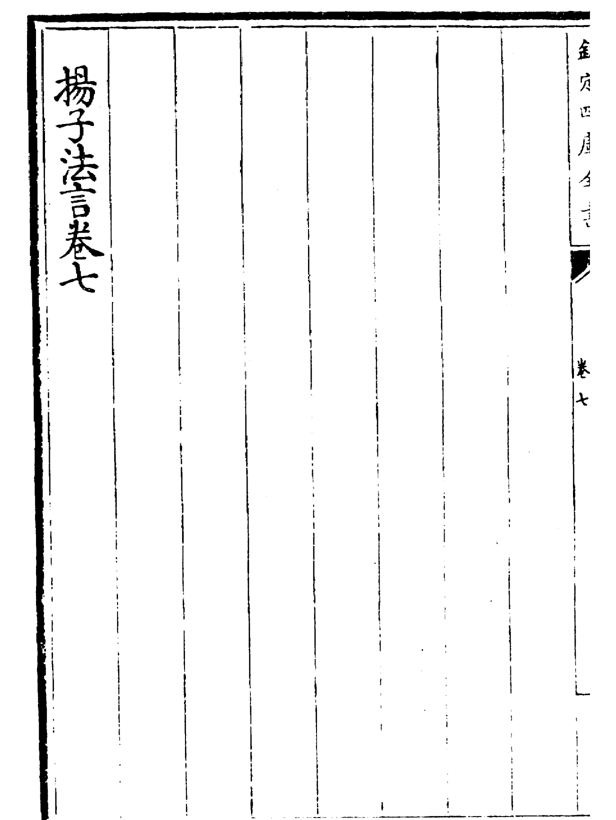
慎郉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為太僕時上問輿中馬幾匹太僕以策數之畢對曰六匹金將軍日磾為人謹慎目不逆視數十年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相郉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嘗在獄中吉嘗救護又養視有恩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自失咸曰邪而私乃臣之自失也曰李貳師之執二田祈連之濫師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貳師將軍李廣利說劉屈氂立昌邑王為太子二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軍田廣名為宣帝擊匈奴不利貿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史大夫蕭望之與廩犧為姦而焚其廩也趙京兆名廣漢或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圍捕之而無實反獲其罪也問持滿曰挩欹欹器在魯桓公廟者欲人推心當如此器戒之○咸曰挩抑也猶抑損之也言

持滿者當自抑損以正其欹不然則覆矣。祕曰扤亦㳄也魯桓公之廟有欹器曰宥坐之器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持滿盈如持欹器也。光曰李本無欹字今從宋吳本扤於革切楊王孫倮葬以矯世悼厚葬也。祕曰楊王孫孝武時人學黃老之術報祈侯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倮葬將以矯世也。光曰倮郎果切曰矯世以禮祕曰若用過乎儉喪過乎哀倮乎如矯世則葛溝尚矣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裹尸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尚為之矣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率禮以正其俗。光曰尚上也言君子矯世當以禮乎當以倮乎若欲為己甚以矯世則莫若效古葛溝者為上矣何以葬為或問周官曰立事咸曰制三百六十官可謂立事矣。光曰設官分職以治萬事左氏曰品

藻咸曰左氏隨事稱君子曰以論其善否皆得其當可謂品藻矣○祕曰左氏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矣○光曰品第善惡藻飾其事

太史遷曰實錄

不虛美不隱惡○咸曰遷採春秋尚書國語戰國策而作史記其議事甚多疏略未盡品藻之善故揚雄稱實錄而已蓋言但能實錄傳記之事也○祕曰本傳曰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實錄蓋言其序事而已○光曰記事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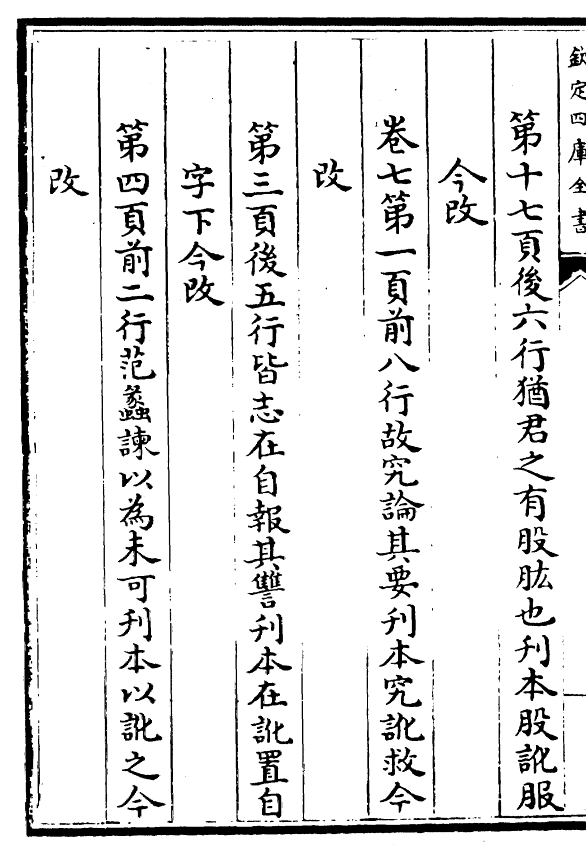
揚子法言卷七

謹案卷六第九頁前三行光曰瓏璁刊本瓏訛玲令改

第十一頁前一行盧弓一盧矢百也刊本訛作旅弓百旅矢千按此註引書文侯之命刊本因左傳旅弓矢千句而誤今據尚書及本書先知篇吳秘注改

第十四頁前二行先令後刑刊本刑訛形今改

第十四頁後五行亦可畏也刊本亦訛不今改



第十七頁後六行猶君之有股肱也刋本股訛服今改

卷七第一頁前八行故究論其要刋本究訛救今改

第三頁後五行皆志在自報其讐刋本在訛置自字下今改

第四頁前二行范蠡諫以為未可刋本以訛之今改

第六頁後三行吉夢黄蛇刋本蛇訛蜿據通鑑改

第八頁後五行雍翟塞也刋本雍訛維今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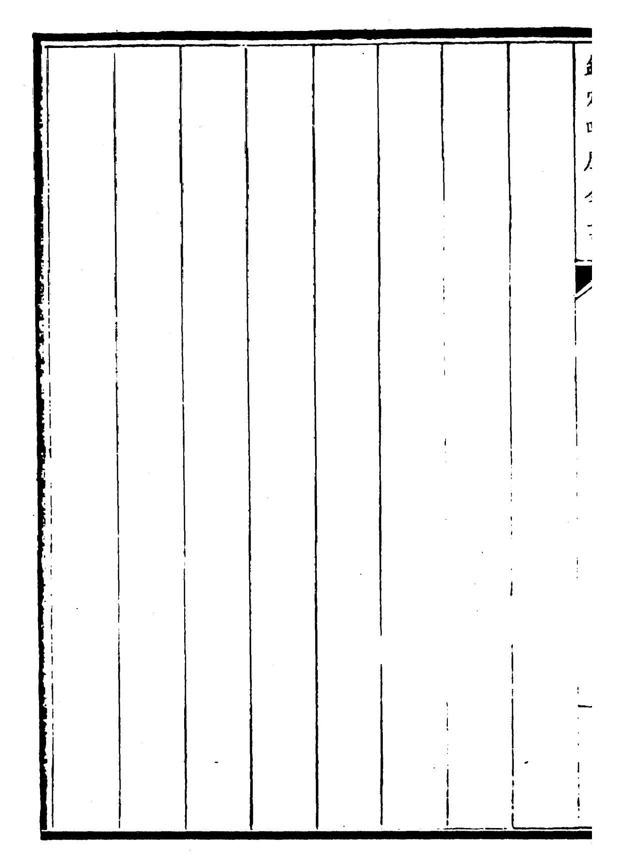
第十頁前七行宋吴本作顯懿作顯德上作字疑衍

第十一頁後二行猶言俶擾也刋本俶訛淑今改

第十二頁前七行其辭不撓刋本不訛可今改

第十七頁前三行以其田與祁奚刋本祁訛祈又

宣孟之忠刋本忠訛勲並據左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學正臣劉景岳

謄錄監生臣沈毓鳳

謄録舉人臣陳　賓